



春秋左氏傳

再刻

七八

服部文庫

117

205

4



117
205
4

春秋左傳卷七 僖公盡三
十三年

經 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日入八月無乙冬楚

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耻不得

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 楚主兵故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

于宋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杞先代之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

全異於介葛盧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夏齊

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甲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終朝而畢不戮

人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蔿子

為令尹故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

伯贏孫叔敖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蒐于被廬晉

以春蒐禮改政令敬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

謀元帥中軍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

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

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刑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

十五年民見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微其辭重言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

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

穀子玉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

來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

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
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
其罪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夏四月己巳
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議而不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
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
也大崩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衛
日敗績

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
同故不書衛侯出奔其

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

癸亥月二十八日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
日經傳必有誤

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
京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

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
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
武訟誅失君臣之節

故無賢父奔陳侯款卒無傳凡
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
莊公

女歸寧公子遂如齊無傳
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
先君未葬例

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
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上會所
次非褒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
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

故經以王 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晉狩為辭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

故歸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京師明衛侯無道于諸侯遂圍許再會不至故因會

者明衛侯無道于諸侯遂圍許再會不至故因會

共伐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之曹伯故從國逆例 遂會

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 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侵曹伐衛正月

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

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晉臣司空季子 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媾魯欲與楚故戍衛 楚人

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以謝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

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 曹人尸

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 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

為去
字者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餐壁之施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魏犇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也。

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

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

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

能以三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于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不

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不及此重耳過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

大夫也小子憇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鄩而舍鄩丘陵險阻各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誦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

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疑眾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山河而內山公曰若

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

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

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是

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

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勝所子玉使

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

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鬬勃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

且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

鞅在後日鞞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各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關宜中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

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

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

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

前三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

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

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

周平王享晉文侯化之禮享晉侯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既饗又

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以將厚意

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

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

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

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

王慝逃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不

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衛侯聞楚師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踐上宮之庭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書踐土別於

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

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

宋藪澤水草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之交曰麋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弗聽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以神之欲以附百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既

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

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

玉往就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正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繼而縣絕故得

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

土盟上傳在下春說晉事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言其自守無天志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

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天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夷叔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

歸武子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

僕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

和故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

期入不信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

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逃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獻犬華仲前驅

未備衛侯遂驅奄甯子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

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以公

枕其股叔武歔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莒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

因風而走 亡大旆之左旂大旆旗名繫旒 皆失之旂通帛曰旂 祁瞞奸

命掌此一軍而不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之

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 徵會討貳徵召

將冬會于溫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 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

國受惠四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許 衛侯與元咺

訟爭殺叔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

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

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

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

驗吏卒辭屈 衛侯不勝三子 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

甯子職納橐籥焉甯俞以君托幽監故親以衣食

至所慮者深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 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

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 仲尼曰以臣召

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德也隱其召君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

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托朝王下丁丑諸侯

圍許十月十五日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

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而不

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

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

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

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

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公至自圍許無夏

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

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建禮盟公侯王子

三傳

虎違禮下盟故不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行之上魯縣東南

有昌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饋故曰禮也夏公

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侯晉

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

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

故貶諸大夫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國大

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

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

年未會諸侯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故不稱君

至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

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衛俞貨醫使薄

其酖不死衛俞視衛侯衣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歇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恐元咺距已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

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歇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見周歇死而懼九月甲午晉

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知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

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

陪鄰也陪益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其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一邑也夫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二子秦大夫反為鄭

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

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昌歆菖蒲菹白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也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

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
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

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

從不吉也卜郊不吉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
故免牲免猶縱也山川皆因郊祀望而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
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婦無傳自為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
其子成昏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
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
文討曹分其

地竟界未定至
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
縣西北有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

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

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己非聘享會同也濟
水自熒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

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

也諸侯不得郊魯以周公故得
川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必其
特而卜其牲曰卜牲與日
知吉凶牛卜

日曰牲既得吉日則
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
古典

慢瀆
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

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
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

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冬秋

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于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郕何事言杞

後自當祀相言帝丘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

相非衛所絕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

改祀命改祀相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

公子瑕出奔楚取文公子傳為納取張本洩駕亦

鄭大夫隱五年洩駕出此此九十年

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無傳文公也二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秋衛人及狄盟

狄盧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夏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

辰將殯于曲沃殯定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

響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

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太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

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也且行千里其誰

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

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殺

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

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

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枝之先也

晉人角之諸戎皆晉人角之諸戎皆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不問陳故言及

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

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

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

殺草所為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天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

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

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人險而脫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

遺於人必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

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

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

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

也示知其備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各

也

也

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

得間暇若何猶如何何榮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

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

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

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

禮加已施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

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

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

所由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墮軍卒也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
 明欲使還拜謝因之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
 鼓纍囚繫也殺人謂之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欲
報伐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也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
 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晉及箕八
 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
河郡有白狄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
 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也面如
 生言其有異於人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盥之盥
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盥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也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

罪也極禹其舉也與禹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以其縣以賞胥臣以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

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

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

公子瑕三十一一年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

汪車傾覆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文夫人斂

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

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

軍經出魯陽縣東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欲下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紆我紆也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

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

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

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故譖之葬僖公

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

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作主非禮也

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

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

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左傳卷七

春秋左傳卷八 盡十
八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三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秋，公伐衛，入其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秋，公伐衛，入其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秋，公伐衛，入其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

春秋左傳卷八年 盡十

文公 名與，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卿官失之。

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僖公 七月，而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葬，綏。

者諸侯即位 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公先告諸侯而伐衛 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公之孫，衛人伐晉，鄰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

秋公 伐衛，入其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

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
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冬十月丁未楚世
而巳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子商臣弒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

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穀也豐

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

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

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凡有餘日則歸

之於終積而為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

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

伯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

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孔達衛

在潁川新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聞亦因使告于

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衛

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

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

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

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可說大甚故使報伐示已

力足以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

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秋晉侯疆戚田

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而

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

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

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

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曰不能能行

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冬十月以宮

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王請食熊

蹠而死熊掌難熟糞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

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天子之

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

而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

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好事鄰國以

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殺之役

杜僖三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

蹠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為明年秦晉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丁丑作

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柩周人以栗三月乙巳及晉

左傳 卷八 四

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

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

貴而書名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

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女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冬晉人宋人陳人鄭

人伐秦

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敗四國大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

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

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

繻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代郟王官無

地御戎

代梁狐鞠居為右簡伯

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以孟明三年將拜

君賜故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

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

之役

箕役在僖三十二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

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

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薦子書士穀堪

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秋八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

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

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主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

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

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

傳親文公父夏父弗忘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

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

凡六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妄織蒲三不仁也

家人取席言其與民爭利作

虛器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

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冬晉先

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

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

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

共祭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

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

赴秦人伐晉

晉人耻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

雨蝻于宋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

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

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

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

之子故赴以各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不體例也今書五月又不書

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死也取王宮及郊王宮郊晉

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

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

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

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

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

風言沼汙之繫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美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于孫言于桑

有舉善之謀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而死若雨楚師

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

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

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

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

其既見君子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皆辭讓公登成拜

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狄如之辭

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

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倍公母風姓也

赴同附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達二年衛執孔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伯如晉會

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

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

于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曰

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君小君也不以夫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

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

以報土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楚人滅江秦伯為

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瀉

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一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

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

也究度皆謀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

人失所賦甯武子伴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諸侯敵王

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

夷之功至賜之弓矢

又為歌形以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輪天子之樂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也戾罪也干犯冬

成風薨為明年王使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貺珠玉曰舍

馬曰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王

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都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

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偃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貺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大人禮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都叛楚即秦又

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

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家冬楚公子變滅蓼蓼今安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國

然而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

武縣也嬴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

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天

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韓而不實怨

之所聚也其行過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人懼

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

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晉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再同盟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

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

狄射姑狐偃子賈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也奔例在宣十年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傳三十一晉蒐清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

趙盾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於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陽子成

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

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

政宣趙制事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刑獄辟猶董

通逃董督由質要由用也質治舊淹治理本秩禮

貴賤不續常職修廢出滯淹拔賢既成以授大傅

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

文公而不在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秦伯

任好卒任好秦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

論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樹之

風聲因土地風俗為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

言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鐘律度量所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之表儀引道也

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委

之常秩委任也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衆隸賴之而後即命也即就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

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王秋季文子將

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

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乙

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

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好

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扞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樂文公子辰嬴嬖于一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

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一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

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嫡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

也偏嫡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

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先君

左傳卷之五十五

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女也言其秦賢故位尊

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

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郟晉地賈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

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

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月

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帑帑妻子也宜子以賈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

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

非對則為遷怒子孫則為非對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損

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以私害公

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

用財賄親帥拊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經稱正月傳稱告朔明正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致閏以正之

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事不失時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閭劓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

公及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遂城郛無傳因伐邾師

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城郛以城郛郛魯邑

下縣南有郛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

城備邾難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戊子晉人及秦

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晉

先蔑奔秦不詳言出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

分別書會人摠言諸侯晉大夫盟

者公後會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公孫敖如莒涖

而及其盟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問晉難也公因霸國有二月甲

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

大夫也絕大暉之祀以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

與隣國叛臣故曰非禮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

樂豫爲司

馬戴公鱗臯爲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

公名廢司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

空爲司城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

其本根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

也縱放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

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公宮

公昭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

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各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

稱名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難年文公人乃多與之徒衛穆嬴

曰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則朝

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怨欲使宣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而棄之

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畏國人以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

左傳

卷

十一

十一

十一

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荀林父佐上軍鄭

將上軍居守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

故車右戎御猶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

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

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也訓卒練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囊蓐也戊子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

曰夫人大子猶拒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乎同官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又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五行

弗聽及云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

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拒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

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非義之罪

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及歸遂不見為正卿

而不匡諫，俱出奔，惡有。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

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讓其伐魯。鄆

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

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

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

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

也。此傳還自釋。比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

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

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冬，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代故。欲結援。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

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

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

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

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弟。

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

不睦，故取其地。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非也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書戒之用休有

則戒之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

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

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明為

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乙五日

西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

去族善其解國患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

奔莒不言出受命螽無傳為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

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婿也晉君女婿父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

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

之役今狐役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平傳晉人以扈之盟

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

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

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宋襄

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

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

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

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

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

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

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

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其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

人姜氏如齊無傳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

襄王卿共葬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

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

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

為異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故書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襪衣服曰襪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

葬曹共公無傳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

不赴故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

不書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

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范山言于楚子曰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囚公子堅公

子廄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

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

也以懲不恪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衰敗則皆

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夏楚侵陳克壺丘

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陳

人敗之獲公子夜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

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越

椒令尹子文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

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

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

弔之制故不譏其禮而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

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凡故曰不當事

使無忘過厚之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夏

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及蘇子盟

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冬狄侵宋無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馬翊夏陽縣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報少梁初楚范巫齋似番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

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

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

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泂漢

泂江將入郢公順流王在渚宮小洲下見之懼而

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

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王使為工尹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

仲歸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

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陳侯鄭伯會楚子于

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康子不書者

任受役於司馬康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

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時楚欲誘呼宋共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叢也

東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

左司馬將獵張兩駟故置二左司馬命夙駕載燧

燧取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

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

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

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傳卷八

